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46

2007年7月20日

\*\*\*\*\*

## 張承志遊記散文兩篇<sup>1</sup>

### 一、東浦無人蹤

這些年，愈發地控制不住出遊的渴望。甚至一年之內，首尾臘月地三入西海固。即便這樣依然覺得不夠；所以又一次次相機南下，到南方，到文明故國的景物中去滿足自己。

數一數，江西走了三次，浙江也去了兩遭，特別是兩度的山陰道上，感慨和知惠令人陶醉。從夏禹時代的傳說，到越王秦皇的遺址，再至魯迅秋瑾的舊居——徘徊在歷史的影子裡，我的旅行如現場求學。而這樣的學習積累多了，西海固內蒙古，便更凸現了意味。

---

<sup>1</sup> 兩篇遊記散文載於張承志：《誰是勝者》，現代出版社2003。前者寫於2002年4月，後者寫於2002年3月。

至年初，山陰道上未訪過的地點，僅剩下徐錫麟的東浦故居一處了。

## 1

這一日天清氣朗，車子直向東浦鎮。傳聞紹興水鄉，以《早春二月》的外景地柯橋最為典型。但是前一次來紹興，每天為吃一口清真飯常坐車到柯橋，而那裡滿眼紡織品批發的大樓，看不見烏篷船的曲折水路。

到了東浦，一樣是那種乏味的高樓寬路。鎮前問了路以後，下車步行幾步，折過一個牆角——沒想到，石橋青苔、窄水高屋的水鄉風景，突然出現在視野裡！

秀美安謐的水鄉視覺仿佛打亂了計劃，打亂了心裡的一個準備。難道這就是東浦麼？難道那名若雷霆的辛亥革命先驅、那項羽荆軻般的剖心瀝血之士，就是如此陰柔水鄉的兒子麼？

過孫家漣，找徐家屋，水道上有一座小石橋，拱圓且高。順著一邊的岸步行著，斜斜見對岸有一處龕門，不知是供奉龍王的小廟，還是許欽文（他是東浦人，也是魯迅的忠實弟子）傳裡寫到的水龍會。青石和白灰聳立著，窄細的巷道鋪著破碎細石。我心裡上昇著化外野民的景仰，揣度著山陰會稽的內涵，順著水鄉的巷子走。

迎面正是徐錫麟故居。

那時代久久令我嚮往。也許這麼寫到頭來不過是葉公好龍，但那個時代孕育的幾個紹興人確實久久吸引著我。還不說陶成章、王金發、徐蘊華姐妹、馬宗漢、陳伯平，他們都是此世難尋的人物；只憑這片潮濕風土造化的秋瑾、徐錫麟、魯迅三人的風骨文

章，已經足夠使北方折服了。

踏進陽光泄入的小院，木樓梯，烏漆門，明暗潮潤的感覺更濃重。

不像前次在冬雨的秋瑾故居，我瀏覽著，此刻明亮的陽光，弄暖了壓鬱的心情。不禁有油然滿足的感覺，為自己到了山陰最後一處名勝。在動蕩的大時代，人擁有一切可能性。於是這小康人家的宅院裡，就誕生了徐錫麟。

他開辦學校，企圖建立一個養成志士的基地。他堂前行刺，但深度近視的他連發幾槍都不中要害。他性格陰鬱，身子瘦小，貌不出眾。但他在被俘後出語驚人：

眾學生程度太低，無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你們殺我好了，將我心剖了，兩手兩足斬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殺學生。……我自知即死，可拿筆墨來，將我宗旨大要，親書數語，使天下後世皆知我名，不勝榮幸之至。（《浙東三烈集》）

接著傾倒胸臆，一張絕命詞擲筆摔墨，寫得大義凜然。這一篇字不是書法強過書法，在資料書的扉頁上，磁石一般搶目奪人。凝視良久我仍無法移開視線，心中吃驚不已。幾行的淋漓墨跡，即便在今天還噴射著逼人的豪氣。

審訊時他惦記著行刺安徽巡撫恩銘的結果，官員騙他說：“大帥無恙，就要親自審你。”他聽罷一時默默無語。接著那官員又說：“要剖你的心”，而徐錫麟突然醒悟了——這就是說：“恩銘已死！”他不可抑制，爆發出一陣大笑。

記載中，那笑聲如點睛之筆，轟然使徐錫麟的形象矗立起來。那樣的豪氣，那樣的震撼，如今怎能想像呢？我站在石牆的院子裡，覺得它就在此刻也轟轟有聲，撞擊著這猥瑣的世界。

拾級登樓，是他幽秘的臥室。踏過漆了的木地板，臨窗遠望，有會稽山淡青的遠影。上一次正值江南的冷冬，雖然天地間宛如水墨畫一樣好看，但是無奈苦雨淅瀝，凍得人禁不住寒戰。記得那次我如朝聖的香客，一天天撐著雨傘踏著泥濘。這一次因為晴朗，風景顯得一覽無餘了，會稽諸山除去了雨雲的遮蔽，暴露成綿延的丘陵。

以前翻閱徐錫麟史料的時候，從來都禁不住一種顫慄。哪怕偶爾碰到一些段子，每次讀都有哽咽的感覺。我說不清心中的刺激。太壯烈了，雖然當時他們所持的民族主義，與我已經一絲絲斷絕乾淨。

古風的院落堅固考究。材料、用色、外形，其實就建築而言，它遠遠超過什麼經典別墅。陰涼瀰漫著，日影斜移了。正廳有匾額曰“一經堂”，抱柱對聯寫道：“天下奇觀書卷好，世間美味菜根香”。

一切都像是為了讓人遺忘。

來到這裡，人會不由地想：怕再沒有其他參觀者了。

## 2

今天的中國已經冷漠了他們。是因為中國人骨子裡的薄情，還是因為新的理論把他們劃作了恐怖主義？

與我同行的一個朋友說：我是本地人，以我的觀察，紹興人的氣味與他們完全不同。秋瑾、徐錫麟、包括魯迅，他們幾個是紹興的異類。

我同意同伴的分析。因為我也一直在疑惑和捉摸——這塊風土既然製造了那麼多紹興師爺式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又孕育了這

幾個血性的異類呢？

其實刺客和恐怖分子，都並非無文之輩。細讀徐錫麟的遺稿，他不僅不是暴徒，而且秀入內裡。從他留下的一首詠嘆東京博物館所藏中國文物的律詩，可以窺見徐錫麟的修養。

這首詩，前年初讀時瀏覽一過，覺得微微如有金聲，便留下印象，記住它是一首詠劍詩：

瞥眼頓心驚，分明故物存。  
摩挲應有淚，寂寞竟無聲。  
在昔醒塵夢，如今聽品評。  
偶然一捫拭，隱作不平鳴。

後來注意了題目，才知寫的是一口流失異國的古鐘。這種感覺很特別——不知是徐錫麟用字特別，以至於寫鐘如寫劍；還是因為他的詩品與人格浸透難分，所以使後人陷入聯想。“偶然一捫拭，隱作不平鳴”，多麼像“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替換著字，胡亂默誦著，我好像探到了他內藏的沉重，也掂量出他未露的文采。

為什麼出現了異類呢？

也許原因都是留日。在那個屈辱又激昂的時代，或許只有留日學生體驗了最複雜的心境。正是這個日本在侵略祖國，而他們卻只能赴日求學。他們的立志正是學成利器報復日本，無奈同學裡卻層出著立論親日的政客，自詡知日的大師！

與留學歐美尤其美國完全不同，他們無法以藝術自慰或者以民主誇誇其談。尤其不能學成一種愚蠢的怪物哪怕對老婆也半嘴英語——他們常迴避自己的見識，他們多不願炫耀日語。他們每日求學的這個國度，既曾向母親施暴又正在倡導文明；他們耳濡

目染的這個文化，把一切來自中國的古典思想、把一切琴棋書劍技舞茶花都實行了宗教化，然後以精神藐視中國的物慾，用恥與潔等古代中國的精神傲視甚至蔑視中國人。

留學生首當這精神挑戰的前沿。要領熟滑者逢迎表演保全自己，匹夫之怒者以頭搶地然後消失。只有陳天華蹈海自殺。他的這一行為，是中國青年對傲慢列強的以命作答，也是他們不堪於揭露、包括不堪於這種以蔑視表達的對自己劣根性揭露的——蝕心痛苦的表現。

這種難言的心態，綿延於一百年的留學史。它激烈地迸濺於徐錫麟的剖心行刺，也扭曲地閃爍於魯迅的晦暗文章。

但是一切中國的民族主義，總是終止於可悲的結局。無論在異國質諸同學，還是在故鄉環視同類，現實總是迫人再三失望。被日本或傲慢指摘或鮮明反襯的劣性，什麼時候才能變成美感的烈性呢？

### 3

腦海裡閃動著一些留學滋味，我踱出了徐錫麟的青石小院。鎮子前頭有一座小學，聽說是徐錫麟所創學校的後身。正是課間時分，孩子們的喧鬧聲清脆入耳，一霎間攪散了人心的鬱悶。

門樓兩側，居然原樣鐫刻著徐錫麟親定的校規。字跡不知是不是他的楷書，讀著心中又是一熱，趕忙抄了下來：

有熱心人，可與共學  
具誠意者，得入斯堂

四句校訓中，各能摘出一字，合起來正是“熱誠學堂”。暗

自算過自己的同窗共學，雖好人衆多數不勝數；只是若坦白地說的話，大都缺的正是些熱與誠。徐錫麟是有感而發，所以歸納得貼切獨到。

這麼想著，一邊眺望校庭裡的孩子。

他們今天依然戴著熱誠小學的校徽，以徐錫麟的校訓為校歌。他們個個純真可愛，圍著徐錫麟當年藏武器的水池，笑喊著奔來跑去。

徐錫麟舉義被俘後被巡撫恩銘的家人要求剖心，這一個熱與誠，實踐得驚心觸目。這一個結尾處也被傳誦繁衍，成了傳奇小說。

同學陶成章記：“端方電馮熙命殺錫麟，恩銘家中請剖心以祭恩銘。馮熙心不欲，然不能阻止之。”吳健吾《徐錫麟事跡》云：“恩銘家屬要求活剜徐心，馮不得已，密諭刑者以利刃刺心，免受痛苦。”潘學固《徐錫麟刺殺恩銘目擊記》：“劊子手曲一膝跪下說：祖宗傳下律法，只有先斬首，後才能剜心。小人不敢妄為……”

既是傳奇則不至淋漓不能盡意，許多細節被一再渲染。如徐錫麟一聲怒喝，把官吏志瑞（諸書或作毓賢、毓秀、毓朗）嚇得病死的故事。民國著述都以這些細節為重要；名流大家如章太炎、蔡元培都為他寫碑作傳，沒有誰咒罵他為極端分子或恐怖分子。

甚至奉命行刑的馮熙，更是他的知音。徐錫麟死後，馮熙居然為他辟一間紀念室，收藏血衣遺物。不僅如此，馮熙還為這間屋子題聯，寫下“來日大難，對此茫茫百端集”的句子，一語預見未來。

這樣的事情，今天怎能想像！

不久秋瑾也被槍殺於紹興軒亭口。從先行的陳天華，到苟活

的魯迅，這一批留日學生投身的革命，以及他們的民族主義幻覺，終於沉默在泱泱大國的正統之中。

他們的墨跡鮮血，無疑推動了破舊的鉅船向著現代移動；但他們呼喚的靈魂卻招之不來，一直到今天，看不到病態的氣質已經更新。

但他們的革命同時也是一種自救。對他們的自我而言，對他們敏感而受傷的心靈而言，他們一個個都做到了言出必信，行己知恥。他們的精神已經驕傲地屹立著，特別是屹立在日本人的面前。

離開東浦，車行如飛，山陰道如今是高速公路。

想和同伴說點什麼，又覺得沾染了徐錫麟的寡言，不願這時再說什麼。章太炎先生的《徐錫麟傳》提及了這一點，說他雖性格沉默，“然性愛人”，太炎先生特別記述了他解囊救助窮極自殺的老婦的一件事。

天晴得沒有一絲遮攔，紹興迤南的餘脈，原來都是平凡的丘陵。會稽山不再似冬雨季節，那麼迷蒙蒼茫。大禹陵位置在此是可能的，因為如果淤塞一旦疏通，從此向東，不遠即是大海。

山巒明亮，阡陌濃綠，我靠著車窗，仔細看著外面流過的景物。我辨認著蘭亭金華的岔路，辨認著寧波和東海的方向。我覺察到自己開始喜歡這裡了，它養育了一腔愛人之意的死士，使人不由得目不轉睛。

## 二、斯諾的預旺堡

### 1

與陝西和甘肅的無窮無盡的山溝溝相比，我們走的那條路——通向長城和那歷史性的內蒙草原的一條路——穿過的地方卻是高高的平原。到處有長條的蔥綠草地，點綴著一叢叢高聳的野草和圓圓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綿羊在放牧啃草。兀鷹和禿鷹有時在頭上迴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們，在空氣中嗅聞了一陣，然後又縱跳飛跑躲到山後去了，速度驚人，姿態優美。

五小時以後，我們到達了預旺縣城。這是一個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約有四五百戶，城牆用磚石砌成，頗為雄偉。城外有個清真寺，有自己的圍牆，釉磚精美，絲毫無損。

——以上兩段不是我寫的。

我仔細地又把《西行漫記》咀嚼一遍。這一次我驚異的是路上花費的時間；雖然埃德加·斯諾當年騎馬，而如今我卻乘坐一輛達依熱牌的超豪華型豐田越野吉普——我們為進入預旺堡花費的時間，都是五個小時。

當中隔著半個世紀的滄桑歲月。預旺縣城衰敗凋殘，變成了一座“土圍子”預旺堡。堡牆也段段頹坍，居民更遷徙外流，如今的預旺只是一處僻冷隔離的窮鄉棄里。

十幾年來奔波在公路幹線的兩端，我忘了中段路左隔著一架大山，有一條古代通路藏著；更忘了那兒有預旺，一個被名滿天下的《西行漫記》描寫過的地方。

可能是因為見慣了腐敗奸狡官僚的緣故吧，這兩年，有時突

然對真正的革命覺得感興趣。南至瑞金，北到預旺，這兩年我留著意，到了一處處的紅色遺址。我在那兒徘徊尋味，想試著捕捉點湮沒的什麼。

前幾年在鎖家岔的苦焦大山上，已經遠遠眺望過預旺堡。我想像著斯諾“越過平原眺望蒙古”的樣子，想像著“在預旺堡高高結實的城牆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軍號。這堡壘城的一角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頭的黃色錘子鐮刀在風中隱現。”

這一年在阿富汗的哀傷大山上，傾瀉的“滾地雷”炸彈（中央電視臺語）在宣佈著蠻橫時代。我猜想斯諾在後來，比如在他和毛主席並肩站在天安門上，一邊傾聽著滾雷一樣的山呼萬歲一邊討論著民主與崇拜的後來——或許，他也詢問過預旺的遭遇。那些紅軍號兵撤退到哪裡去了？他們委派的哲合忍耶農民出身的縣長被處決。預旺堡遠近的荒川野徑上，農民們或者追殺流落的紅軍擄取槍械，或者惻隱心動把苟活的紅軍收留進家。喧囂只是在這一角落響起，隨後又歸於沉寂。

我們的“達依熱”一陣咆哮，從簡直是壁立的壑底一下子沖上原頂，濺了半身灰色的雪泥。從我決定實現走預旺的念想那天清晨，紛揚的細雪就一直在空中漫舞。從原頂可以極目遠望，只要你辨得出那銀白聚落是哪裡。遲遲不來的、大旱之中的初雪終於落下了，半個北中國總算沾濡了一點潮濕。

## 2

灶兄弟的外祖父，正是斯諾下榻的楊家堡的主人。灶兒駕駛著“達依熱”越野抵達那天，沒有對我說明。於是我也就不知道——當年接待斯諾的，今天接待我的，居然是一家人。灶兄弟

的外爺當然早已無常，但是堡子卻健在。高大的堡牆厚實雄峻，難怪斯諾口口聲聲“城牆城市”。

清晨起來，空氣凜冽嗆鼻。趕忙奔出幾步，素雪染白的楊——正在彤雲碎雪中屹立。好大的一個堡子！……我失聲喝彩道。我的喜歡引來灶兄弟的一群親房家門，高興地一旁補充著說：堡子打得美，再一百年不得壞。……我問：斯諾他真就住這嗎？他們笑答：住堡子裡的上房，走，進去看看！

灶兒外爺的後人在堡牆外也蓋了幾院房子。怕是為的堡外的這一家房新些體面些，昨夜我就沒有被放在堡子裡那一家睡。這麼說，我心裡想，那就是——他住堡子裡，我住堡子外。多麼神奇，中間隔著滄海桑田的變化，隔著恍如隔世的無情時光！

預旺的雲，宛如魔術一般，白塗青抹，使這不義的世界變得能看些了。夯土堡牆上，乾枯的黑刺絨草都被染白，滿牆像生遍了雪白的苔蘚。萬里靜默，村莊淡隱如隔煙幕。

唉，你一去不返，連同那位終日給回民看病，並且給自己取了一個馬姓的黎巴嫩醫生馬海德。如今有誰能宣揚正義，有誰還像你那樣為一群襤褸的起義軍說話！……手撫著楊家堡子的夯土牆，指尖插進了冰冷的雪裡。不可思議的是斯諾當年就住在這堵牆裡，不可思議的是斯諾當年就住在一個哲合忍耶和嘎德林耶聯姻的家庭裡！……

雪停了。但是天穹依然沉沉地垂著鉛雲，亮些的景物都是白雪砌蓋的屋頂。它們無言地潛伏著，在雪霧中低藏著，不願像我一樣急著傾倒心聲。

堡子裡和堡子外的灶兒家族，好像在爭執由誰家請客。看樣子，兩家要輪著表示待客之道。我陷入遐思，由他們爭執商量。斯諾書裡也特別提到了預旺的羊肉，說彭德懷很愛吃。但我猜他

們都不懂預旺啃城土的羔羊，與江南或蒙古的羊肉的區別。

清末民初，由於領袖人士的深謀遠算，預旺堡一帶平坦原上的荒地，被哲合忍耶教門購入了兩三千畝。灶兒的爺爺就被派到這裡管理瓦合甫（宗教性的共同財產）土地，同時娶了楊家堡子的（灶兒奶奶）。斯諾的書中提到“老教，新教，新新教”，灶兒爺爺和外爺便正是那前兩種：新教哲合忍耶和老教嘎德林耶。

這裡是黃河灌區、隴東山地和陌生的陝西的交界，不論地勢還是民族，從此向東就不一樣了。夾在邊區的是亙古荒原，因為它平整，所以叫作原，刀劈一般的深溝無底壑，把它切割成一連串的張家原、李堡原、南原北原駱駝原茅草原，直至傳說中的董志原。

一道道含硝城的苦水朝低處湧流，順路恣意切削著黃土河床。百年千年過去，河沉絕壁之底。我們的“達依熱”一天要往返預旺堡和楊家堡幾次，於是也就只能反復地鑽入地底般地溜下溝、再翹著鼻子爬上原來。

攀談久了，一絲滋味才悄悄地從嘈雜繚亂的信息中浮昇起來。堡子不就是土圍子麼，當年手中有槍的襤褸紅軍，也未必就是被灶兒的外爺羊羔濃茶地歡迎進來的。聽說灶兒爺爺因看管瓦合甫寺管耕地，也被劃成了“看家地主”。也許，當斯諾騎著馬花了五個小時進入預旺堡子之前，主客之間的序幕故事，至少是嚴峻的。

但是回民生存的底線顯然沒有被破壞。生計，教門——這兩樣似乎根基未動。你看斯諾寫的：“從一邊望下去，可以看到一個清潔的院子，回族婦女在舂米做飯，另一邊晾著衣服。”還有：“彭德懷走過預旺堡的大街，停下來同出來向他道別的穆斯林阿訇說話。”

斯諾也許什麼都聽說了，也許根本沒挖到深層，但是只有斯諾勾勒了一幅預旺的草圖。

蔣介石當年氣得語無倫次的時候，只會頻繁地罵人家是“匪”。正像小布什咬碎鋼牙，咒罵人家“恐怖主義者”一樣。只是在預旺時代還沒有流行這新潮的詞兒，所以紅軍也好斯諾也好，就沒有戴上這個惡諺。

### 3

臨走那個下午依然飛雪如幕。人總是這樣，鬼催著一般急著趕日程，把好不容易到達的地方，把好不容易獲得的時光，又輕易地放棄。堡子牆的裡側，一溜頹殘的窯洞。沿著一堵堡牆數數，就有十幾孔之多。若是這麼個，恰好能住下一個山大王，或者一個司令部。

斯諾住過的房在哪搭？我問。

喏，只剩下了地基。我忙低頭辨認，原來在這裡，堡子邊上有一層高起的臺基，原先正房的痕跡被雪半露半埋。我失望地說：噢，正房不在了。

——可斯諾正端端地坐在這裡。他還寫了一幅畫兒，墨的，都是字！……那字看不來。聽說是個歌嘛是個詩？……

我查了資料。書上說斯諾發表在預旺的一篇熱情講演，被翻譯成中文，抄寫在楊家堡子的“列寧室”牆上。他在講演中高呼“紅軍勝利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而僅僅兩個月以後紅軍就全面敗退，丟下了剛剛建立的預海縣回民自治政府，丟下了剛剛委任的縣長馬和福，撤回到了陝北一隅。而蔣介石更加怒氣沖沖，大罵赤匪不已，使得地方學舌，創造了“漢匪”一詞。

就在這個時辰，堡子裡一家和堡牆外一家都炒開了羊羔肉。  
大雪停了，但天還沒有晴開。

我看天色已晚，接著還有幾百里冰雪路，於是忍痛割愛地說：“兩家子的羊羔肉，只能吃一家！”

如今深深後悔了。信筆寫著，我恨我那時著的是哪門子急。為什麼不安排松寬些呢？如今預旺已是千山萬水，遠在天涯！

紅軍大概是為著接應二、四方面軍才西征甘寧。1936年7月佔了預旺，8月斯諾來了，9月結束了他在寧夏的旅行。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終於在會寧一帶會了師，11月就全部東撤陝北。他們放棄了平等主義的農村戰略，中斷了新鮮的民族自治嘗試，他們扔下了預旺和小半個海原的蘇區，扔下了被他們吸引的樸實的回民黨員。西北的紅星轉瞬消逝了，變成了一個模糊的傳說。

體制捲土重來，處處在追殺零散掉隊的紅軍。馬和福，這哲合忍耶的貧農，預海兩縣的縣長，被同胞捕住，被官軍殺害，成了寧夏第一革命烈士。我有一個當阿訇的弟弟曾在不久前給馬和福家過忌日，唸《古蘭經》的地方，是革命烈士陵園。

但是紅星確實曾經照耀過。不可思議的是，那些頭戴紅星的“恐怖分子”的思想和口號，即便對於堅信伊斯蘭教的回民，也散發著魅力。我猜大多熟讀過《西行漫記》的讀者都不會太留意——斯諾這本書還是一本早期的共產黨人民族政策的記錄。在“穆斯林和馬克思主義者”一章中，斯諾令人留戀地講述了許多紅軍尊重清真寺和回族權利的細節。如連隊裡熱烈辯論是否應該沒收回族地主土地的段落，讀著讓人浮想聯翩。

正如哪怕一滴血落入水，也會洶染漫漶一樣，任何一點的好意和善舉，都換來了民衆的回報。紅軍退回陝北，扔掉預旺以西的地盤以後，在官軍民團對殘留赤色分子的報復中，也有許多把

流落紅軍收留保護的行為。當阿訇的弟弟就對我講：“救下紅軍的人，多得很！……我們家就藏下了一個。她入了教，從小我喊她薩風兒姑姑。解放了她進銀川當了工人，一直到前幾年還活著。我在銀川唸經，星期天就去看姑姑……”

他們的土話把薩菲葉或索菲亞這個名字，挺好聽地唸成“薩風兒”。也許那是一個江西或者福建出身的南方農民女孩。人的慈悲心動，使她躲過了屠刀。以後她藏身異族的家庭，終生做了一個穆斯林。

— 追殺游兵劫掠軍械也好，藏匿罪犯救人一命也好，都是1936年11月大形勢在荒僻預旺的星點表現。斯諾的著作多少染著一點左翼的驚喜，而沒有更多涉及泰山壓頂般的嚴重形勢。但是，蔣介石對一支起義軍斬盡殺絕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最後物極必反 — 12月爆發了最富戲劇性的西安事變。

筷子裡夾著香嫩無比的羊羔肉，窗外銀白混沌的風景依然靜默。斯諾和紅軍都走了，只有堡子一如舊日在雪中矗立。它就像微渺的百姓一樣，忍住命運輪番的折磨，維持自己一脈的存活。

#### 4

三番五次道別之後，我們的達依熱駛離了預旺。最後上下那道深壑時我們下了車，順著雪路一陣跑到溝底。後來我才知道它就是史上著名的苦水，如今地圖上寫為“折死溝”，老百姓叫它“黑風溝”。總之是王法的邊緣，俗世的絕地；所以回民先尋到這裡安家，紅軍又找到這兒紮寨。

開車的灶兒沉默了，陪同我的阿訇弟也不再言語。我們在晃閃的遐思中，順著白亮的大道，翻越著大郎頂，對準了下馬關。

— 這條路，曾經是他快樂縱馬的故道。“我要回預旺堡時，徐海東借給我一匹寧夏好馬。我在草原中一個大碉堡附近同 15 軍團分手。這條道路 50 多里，經過平原，一路平坦。”譯文在這裡至少是不精緻的 — 所謂草原中的大碉堡，其實是著名的靈州古道上的烽燧。這些古老的烽火臺一座座遙遙相望，陪伴著我們的達依熱，體會著道路的幾層含意。

車過大郎頂以後，眼前白茫茫的無限雪原，就是斯諾所說的大草原。那裡串連著一座座古城：下馬關、韋州直至絲綢之路的重鎮靈州。此刻烽燧和堡寨都被白雪半遮，它們筆直排向正北，勾引著人心的惆悵。

我梳理不清自己對斯諾的感受。在大時代，不僅會出現偉大的行為，也會出現偉大的言論。早就聽說過對斯諾的批評指摘，說他對農民和農村的瞭解，不如韓丁的《翻身》。現在看來這樣的挑剔毫無必要 — 難道非要一個美國人瞭解楊家堡子是嘎德林耶的、看家地主的土地屬於哲合忍耶，才能對他首肯嗎？關鍵在於他的聲音 4 使石破天驚，關鍵在於他為人的革命權，實行了響亮的辯護。

越野的達依熱滑過雪路，飛一樣向著下馬關疾駛。我向北，他往南，那一天斯諾勒不住口硬的駿馬，一蹦子跑回了預旺。雪晴了，一直到地平線的景物都從白幕中浮現。我們和他擦肩交臂，錯過了兩個時代。

我想起一件事，忙拍拍駕駛員灶兒。

“不要等公家，你們自己把那堡子好好收拾一下，照樣恢復一個列寧室。把能找得見的文物都擺上。把那一段歷史的解數，連圖帶表，給它挖一個又真實又清楚。記著：下一步馬上先去……”我仔細地囑咐著灶兒，幻想指導他在楊家堡子搞出一個

超過延安的小展覽館。

“怕的是親房們都是回民，對展覽斯諾沒興趣。”灶兒說。

“那你就把這段話抄上，看他們還沒興趣。”我說的是《西行漫記》裡記錄的，斯諾對紅 15 軍團回民教導團一個穆斯林紅軍的採訪。問答都非常精彩，值得大書於灶兒辦的博物館牆上：

— 如果革命干涉到你們的宗教呢？

— 不，紅軍不干涉伊斯蘭教禮拜。

閒談之間，達依熱駛過了下馬關鎮。一些穿紅緞子襖、戴白蓋頭的回民媳婦，倚在磚門樓上朝我們瞭望。斯諾就是在這裡採訪了 15 軍團的回民兵士，然後騎馬跑回預旺的。車子再掠過兩座烽火臺，前方的雪原上，便影綽地現出了韋州的煙樹。

他使那個時代，響起過同情和公正的聲音。雖然僅僅是一個聲音和一本書，但卻獲得了天下的傾聽，因此也壓倒了圍剿者可笑的詛咒。

然而天下或許沒有留意傾聽他的另一些話；他曾善意地暴露，清醒地懷疑。他委婉但堅決地表現了自己的原則，他為潛在的弱者，預先地表達了關注。

天盡頭的雪地中現出一座尖塔。仿佛灶兒說，那是韋州的寶塔，但我心不在焉沒有答言。讀埃德加·斯諾的書像讀很多好書一樣，還是要到現場，對照景物，句句體味。

初讀他大概還是當中學生的時候，後來就和衆人一樣把他當了口頭禪。現在看來以前不過是翻閱而已，沒有將心比心。在與西海固廣袤大地結下了不解之緣以後，在走遍了左右的山川莊戶最後結識了預旺的弟兄以後，我讀出了《紅星照耀中國》的滋味分寸。

前方路面黑了，柏油路上的雪已經化淨。雪停了，接著又將是冬春的連旱。韋州的莊稼地沒有接上多少落雪，視野裡已是一望黃黃。就像空中響過了——那同情與公正的雷聲一樣，從這一刻起，土壤和莊稼，世界和人心，又開始了乾渴地等待。